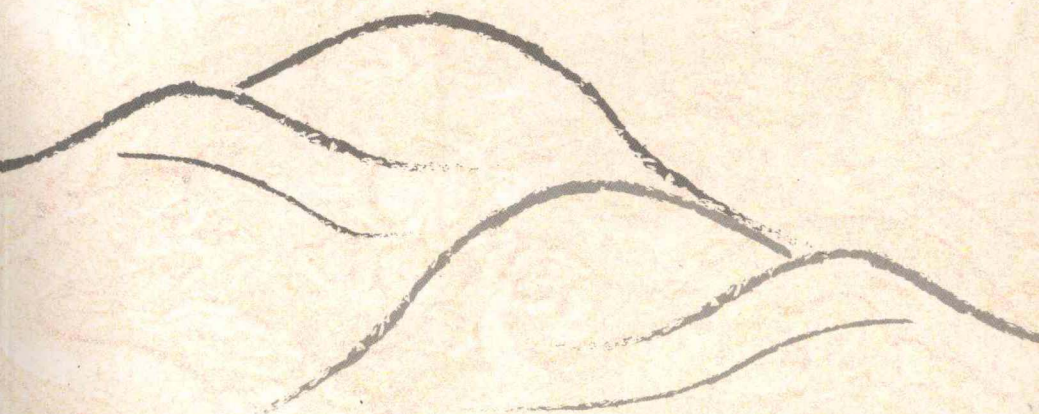




《玉台新咏》

张蕾◎著

论稿



人民教育出版社



《玉台新咏》

论稿

张蕾◎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孙兴民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阎 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台新咏》论稿/张蕾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01-006714-8

I. 玉… II. 张… III. 玉台新咏-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2522 号

《玉台新咏》论稿

YUTAI XINYONG LUNGAO

张 蕾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280 千字 印张:10

ISBN 978-7-01-006714-8 定价:2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詹福瑞

先师詹锬先生主持河北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点招生培养工作时,有一不成文的规矩,不招女博士生。理由说也简单,没有可供女生的宿舍。因为那时古代文学博士点是在天津马场道河北大学古籍所,宿舍有限。所以詹先生自一九八七年招收博士生到一九九七年不再招生,十年间招了四届博士生,首届丁立群、陶新民、张瑞君三位师兄,第二届我一个人,第三届周延良、张一平,第四届胡大雷、阮堂明,包括最后以他名义招进来、由我培养的翁杰明都是男学生。但是就在胡大雷还在校时的一九九四年,刘崇德老师在津招收硕士生,其中就有周亚梅、李小芹和曹庆鸿三位女学生了。由此看来,宿舍问题是理由,但不是唯一的理由,是否还有其他理由?詹先生没说,因此也就不得而知了。

我和刘崇德老师招收博士生也就沿袭了这一传统。从一九九六年到二〇〇〇年,一连五届招的都是男学生。其实我从一九九四年就回到了河北大学本部所在的保定,宿舍早就不成其为理由了。到了张蕾这一届再坚持老规矩,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她考试成绩合格,而且又是河北师大教古代文学的教师,有很好的基础,如再坚守,对考生就不公平。于是破了规矩,张蕾就成为我带的第一个女博士生。此后,胡遂、孙光、杨金花,一发而不可收。现在在身边的竟有六人之多,已经不是半个天,而是多半个天了。

说起研究生,情况和条件有很大不同。不同地域,不同院校,

不同性格气质,差异很大。真应了刘勰的话: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女同学也不例外。张蕾属于覃思深虑、用功而且用心的类型。那时读书,石家庄与保定也就两个小时路程,交通方便,但她却坚持在学校读书,十分刻苦,学习很扎实。

张蕾的博士论文,定在研究《玉台新咏》。而在此领域已有刘跃进、傅刚兄等名家领先声于前。张蕾先时有些怯场。当然,要想似他们那样从头做起,先版本,后文本,有系统的研究,要想赶上几位名家,是不太可能的。我与张蕾商量,不求系统,以问题为纲,就研究薄弱或存疑之处入手,写成若干专题,对《玉台新咏》研究,也是新的贡献。论文做得比较艰难,但最后还是锲而不舍地完成了选题计划,顺利通过答辩,而且获得了专家的一致好评。

《论稿》分上下两篇,围绕《玉台新咏》文本及其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开展了专题研究,取得了新的可喜成果。

首先,《论稿》对《玉台新咏》的编辑理念进行了新的认识,揭示出《玉台新咏》的编辑与“情”在梁代文人语境中日益狭隘化及其娱情走向的关系。

论文还从梁代文学发展的主流出发,分析了《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相重的现象。过去,我们只注意到了二书选诗的不同,而很少有人顾及相同的选诗及其所反映出的文学现象。而张蕾的论文则从此切入,论述新变与通变二派在批评观念和审美趣味上存在的相同点,纠正和弥补了旧说的不足和片面。

自《玉台新咏》问世后,虽然批评之声不绝,但其影响也同批评一样存在。先后出现了增益本、续集和大量的拟玉台体诗。诗的增益,续集的编写以及拟玉台体诗的创作,不仅反映了历代文人对玉台体的不同程度的接受,同时也反映出文人对玉台体的感受与体认。因此,对这些接受现象的研究,也是《玉台新咏》研究

的当然之义,而且也有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论文结合中晚明士人的审美趣尚,研究明刻本的增补现象。研究流传至今的两个完整续集《续玉台新咏》与《唐诗玉台新咏》,接续起《玉台新咏》与陈、北朝、隋唐各代诗歌存在的关系。研究拟玉台体与各代文人感受与复现“玉台体”特色的动机与目的,都是从《玉台新咏》研究的薄弱之处着力开掘,从而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玉台新咏》虽然影响不绝,批评不断,但对其注释与研究并不是太多。到了清代,有了纪昀对《玉台新咏》的校勘和评点,有了吴兆宜和程琰的笺注,这是应该引起研究界注意的新现象。张蕾的《论稿》对纪昀所做的《玉台新咏》版本校勘及评点工作开展了深入研究,分析了正统文人对《玉台新咏》的复杂态度,让我们看到纪昀对《玉台新咏》态度的典型意义。重道,自然尚雅。但是作为一个文人,又有其重情率性的一面,因此对以情为主的《玉台新咏》,纪昀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论稿》对此现象的论析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关于博士论文的写作,历来有很高要求,对博士论文的评语,也多打上重大突破、填补空白之类的印记,以示论文的价值。其实,从这些年的博士论文来看,一篇博士论文,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几个问题,对某一研究课题有所推进,就应该是很不错的研究了。张蕾的论文即属于这一类。谈不上重大突破,更不敢说是填补空白。它不求体系完整,是迎着问题而来,在比较深入的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我觉得还是这样的论文看着踏实。

经过两三年的修改,张蕾的论文即将付梓,有感于上,拉杂写来,勉充为序。

2007年12月22日于国家图书馆

目 录

序	詹福瑞 (1)
绪 言	(1)

上 篇

第一章 《玉台新咏》的编辑旨趣	(21)
一 鲜明的诗史意识	(21)
二 敏锐的诗体意识	(37)
三 详近略远,关注“当下”的热情	(44)
四 趋新的文学观念	(47)
第二章 《玉台新咏》之“情”	(57)
一 情之狭隘化	(58)
二 情之娱悦走向	(72)
三 情在“闺房”之外:《玉台新咏》录诗的别调	(80)
第三章 《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相重现象	(98)
一 相重的情形	(99)
二 相重的原因	(102)
第四章 关于编者徐陵及其他	(111)
一 徐陵自收其诗平议	(112)
二 《玉台新咏》不收徐摛诗原因悬测	(115)
三 徐庾:从并称到高下有别	(121)

下 篇

第五章	明刻本增补《玉台新咏》的价值	(133)
一	回应原编旨趣	(134)
二	补原书之遗	(136)
三	增补作者所引发的思考	(142)
四	从增益行为看明人的“《玉台》观”	(148)
第六章	关于《续玉台新咏》的几个问题	(156)
一	续集与原编的关系	(157)
二	从续集看南北诗风融合的问题	(161)
三	关于编者郑玄抚的批评观	(168)
四	小结:兼及“类于蛇足”问题	(173)
第七章	从《唐诗玉台新咏》看唐诗与《玉台新咏》 的因缘	(176)
一	“唐人渊源皆出于此”	(176)
二	“艳诗”之“全”与“备”	(181)
三	题材的承与变	(187)
第八章	拟玉台体诗与“玉台体”	(198)
一	拟玉台体诗对“玉台体”特色的捕捉与复现	(199)
二	拟诗的不同背景与相同指归	(208)
三	“玉台体”即官体:约定俗成的感受	(211)
第九章	纪昀的《玉台新咏》研究管窥	(219)
一	“《玉台新咏考异》为纪昀所作”说补遗	(221)
二	精审的考与论	(224)
三	成熟批评理念的贯彻	(230)
四	儒者立场与诗家慧心的较量	(237)

第十章 程琰删补《玉台新咏笺注》发微	(243)
一 删补原则	(244)
二 充实作者小传与知人论世之旨	(246)
三 穿插评点之语与赏读批评之趣	(251)
四 补释、考校及其他	(258)
结 语	(270)
参考文献	(273)
附录一:《玉台新咏》序跋补录	(280)
附录二:程琰增补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作者 小传简表	(303)
后 记	(311)

绪 言

《玉台新咏》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又一部重要的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自汉至梁表现男女之情及与女性有关的诗歌 660 首左右(据寒山赵氏覆宋本统计)。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存第一个围绕着预定的主题题材选诗的诗歌选本。《玉台新咏》问世后,并未受到重视,它绝无同一时代编定的另一部总集《昭明文选》幸运。《梁书》、《南史》均未提及此书,其成书年代至今仍争论不休;版本颇为混乱,原貌已不得见;清代吴兆宜注本长期享有唯一注本之誉。这些都说明了《玉台新咏》所受到的冷遇。然而未知的领域也正是它值得关注及探讨的地方,因此,《玉台新咏》研究自古至今相沿不绝。

一

早期的《玉台新咏》研究资料主要存留于刊本的序跋、批校及某些诗话中。研究者所持的不同的批评尺度决定了他们对研究对象的褒贬,主要有三种倾向:第一,受传统诗教说的影响,抓住其大量收录宫体诗一端,以“淫艳”目之,加以贬斥。唐高仲武《中

兴间气集序》谓“《玉台》陷于淫靡”^①，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所谓“赏好不出月露，气骨不脱脂粉，雅人庄士见之废卷”^②，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四谓其“所录皆靡靡之音”^③，是这种倾向的代表。编者徐陵也背上了“风雅罪人”的骂名。第二，从“诗缘情”的观念出发，肯定《玉台新咏》专选情诗的性质。宋本陈玉父跋将《玉台》与《诗经》对举，认为二者“发乎情则同”，区别在于“止乎礼义”方面。而明末赵均、沈逢春、袁宏道的观点更为鲜明。袁宏道序《玉台新咏》（明天启二年沈逢春刻本）盛赞徐陵“钟情”，谓《玉台新咏》“清新俊逸，妩媚艳冶，锦绮交错，色色逼真，使胜游携此，当不愧山灵矣”。沈逢春认为，按照言“至情”的诗本体观念来衡量，《玉台新咏》优于《文选》。第三，还有一部分论者以诗教说衡量《玉台新咏》，发现了其中尚有合于温柔敦厚之旨的成分，便将徐陵编诗提到了孔子删诗不废郑卫的高度，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玉台新咏》的存在价值。如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九谓“《玉台新咏》实国风之正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玉台新咏》提要言此书“虽皆取绮罗脂粉之词，而去古未远，犹有讲于温柔敦厚之遗，未可概以淫艳斥之”。类似的评论也见于清代梁章钜《退庵随笔》及许梈《六朝文絮》。

古代《玉台新咏》研究多属印象式或妙悟式评点。而自明末清初始，这一局面有所改变。冯班、冯舒兄弟侧重校勘，吴兆宜、程琰专意笺注，纪昀则既因袭传统，又多开拓。纪氏所撰《四库全

①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见《唐人选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2页。

② 刘克庄：《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页。

③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01页。

书总目》^①有四则提要涉及《玉台新咏》，即卷一八六《玉台新咏》提要、《玉台新咏考异》提要，卷一九一《冯氏校定玉台新咏》提要、《玉台新咏笺注》提要。论说虽然简短，但已初步铺展了《玉台新咏》的研究范围，包括成书年代、体例结构、版本形态及其补阙、校刊的文献学价值的揭示等多方面。《玉台新咏校正》是纪昀的一部力作，该作参阅多种刊本，对《玉台新咏》所录作品加以考订、校正，力图还原书之真。眉端批语，分析诗义虽一仍点评之风，但注重前后比较，贯彻史的意识，从具体作品的分析抽象出普遍的理论问题，体现出回归文学本位的研究趋向。以上种种都为现代《玉台新咏》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现代《玉台新咏》研究一时尚难摆脱传统研究思路与评判结论的影响，但是拓宽视野、更新观念是几代学人的努力所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研究，呈现出逐步走向理性化的态势，并且将这种良性的研究惯性带入了新的世纪。故现代《玉台新咏》研究应以此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客观地讲，从二十世纪初至改革开放之前，《玉台新咏》的研究相对沉寂，但也不乏闪光之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多位文史研究大家撰有文章，将《玉台新咏》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值

① 关于纪昀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著作权，已成学界的共识，周积明《纪昀评传》论证甚详，见“生平篇”第五章第三节“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四库提要》所述可视为纪氏的观点。

得关注的相关文献有：黄芸楣《玉台新咏引言》^①；黄公渚选注《玉台新咏》绪言^②；缪钺《〈文选〉和〈玉台新咏〉》^③；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④“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之《徐陵的编辑“丽人”艳歌》一节以及詹锳《〈玉台新咏〉三论》^⑤。这些文章涉及的问题包括：徐陵及《玉台新咏》的文学史定位，《玉台新咏》与《文选》的差异，《玉台新咏序》的解读等，体现出那个时代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具体而言，黄芸楣论及《玉台新咏》的文献价值，谓“治文学史者，欲考校齐梁以前作品之异同得失，而补正《文选》诸书之阙误，则此书要为最古，亦最足依据”，进而又指出《玉台》“卷帙虽寡，其在文学史上之权威，实较糅杂伪制之《文选》，有过之，无不及也”。而针对古人以《玉台》的编撰怪罪徐陵，将齐梁轻艳诗风盛行的责任归属某一选集的观点，《玉台新咏引言》辩证地指出：“文学之演变，实有其自然之涂径。萧梁文体之形成，孝穆虽为推之之一人，然非风气所趋，孝穆亦何能为力？以是为孝穆罪，孝穆固不任也。”黄公渚精选《玉台》诗歌 180 首为之作注，前有《绪言》高度评价《玉台新咏》，谓之“实为中国诗学界美术作品之鼻祖，亦为有诗以来，提倡美术化最昌盛时代，内中所采诸诗，皆富有情感，极缠绵悱恻之思，为研究美术诗文者，第一部有系统之专书，选者之艺术眼光，诚可谓卓绝千古”，并对各卷入选诗人诗作简要评述，

① 见吴兆宜注《玉台新咏》，世界书局 1935 年印行本。

② 见黄公渚选注《玉台新咏》，商务印书馆 1934 年初版。

③ 缪钺：《〈文选〉和〈玉台新咏〉》，原刊 1942 年 6 月 25 日《益世报》，后收入《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④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人文书店 1934 版。

⑤ 詹锳：《〈玉台新咏〉三论》，初载《东方杂志》40 卷第 6 期（1944 年），又见《语言文学与心理学论集》，齐鲁书社 1988 年版。

如谓“枚乘杂诗,其源出于《国风》,敦厚温柔,渊雅纯正”;“杨方《合欢诗》盖夺胎于《同声歌》”;吴迈远《长相思》“其源颇与陆机为近”;“王僧孺《春怨》,清雅可诵,是脱胎于张华《情诗》者,《春闺有怨》、《在王晋安酒席数韵》,工整靡曼,则于谢朓为近焉”,显然有钟嵘品诗遗风。詹锳论及三个问题:一是成书年代,二是编纂因缘,三是选录标准,都成为后来《玉台新咏》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紧扣《玉台新咏序》,综合史料,推测《玉台新咏》的编纂是梁元帝徐妃失宠后,“供其排遣而作”,此说虽可商榷^①,但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研究思路对后来者颇具启发意义,表明《玉台新咏》研究全面超越了妙悟式批评的感性与随意,也突破了以地位的争取与价值的提升为重点的初级阶段研究层面,而将《玉台新咏》研究纳入科学的轨道,体现出现代学术理性、客观与严谨的品格。

但随后的《玉台新咏》研究并未沿着这一轨道前行,而是经历了一段迂回曲折的历程。在两部影响较大的《中国文学史》中,《玉台新咏》所占的篇幅都十分有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本只是在谈到梁陈骈文时提到《玉台新咏序》,捎带介绍了几句。游国恩等所编本是在介绍《文选》时,顺便介绍《玉台新咏》,不足百字。就专题论文而言,《玉台新咏》之名大多出现在对宫体诗的批判文章中。六十年代《新建设》杂志曾发表有关宫体诗问题的研讨文章,《玉台新咏》被认为“基本内容毕竟是污秽的”^②,结论带有时代烙印,实际上仍未脱离传统的道德批评轨道。然而

① 有的研究者认为,《玉台新咏序》开头一段典故都有关皇宫内苑,与时任荆州刺史的萧绎身份不符,故《玉台新咏》的编撰与徐妃无关。见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

② 周勋初:《关于宫体诗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65年第3期。

在同样的人文背景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则指出“许多诗篇赖《玉台新咏》得以保存,成为大观,从这里可以了解封建社会妇女的生活状况和士人对妇女的各种态度。……由于有了《苦相篇》一类的诗,虽然不多,这部诗集也就值得流传了”^①。以史家的眼光看待《玉台新咏》,持论较为公允,但似乎又回归到争取地位与确定价值的研究层面,看来研究的突破有待于整个时代批评观念的转变。

三

改革开放以后,在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下,《玉台新咏》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摆脱以往先入为主的评判尺度和单一的审美视角,本着理性精神,对一些悬而未决或晦暗不明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是研究的亮点所在。同时,《玉台新咏》也吸引了域外汉学专家的目光,代表性的成果如日本兴膳宏教授的《〈玉台新咏〉成书考》,联系《法宝联璧序》考证《玉台新咏》成书年代,被称为学术研究的“神来之笔”(傅刚语);美国学者安妮·M. 比勒尔以《玉台新咏》研究论文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玉台新咏》的英译本、日译本八十年代已出版。这一时期的《玉台新咏》研究成果,举其大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献角度的研究,主要涉及《玉台新咏》的成书时间的确定、版本形态的考证以及编者、入选作者的事迹考订等几个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二编423页。

方面。

确定《玉台新咏》的成书时间,关系到对该书的整体研究,而原始记载的不足、矛盾,给研究带来了困难和挑战,不少学者不惜时日,但迄无定论。代表性的意见有:

1. “中大通六年说”,以兴膳宏、沈玉成为代表。兴膳宏据《法宝联璧序》中萧绎、萧子显、刘遵等六人排列顺序与《玉台新咏》卷七、卷八作者的排列顺序比较,结论是:排序一致,且按先君后臣及臣下在朝中的官秩高低排序,故《玉台新咏》编成于与《法宝联璧》大致相同的时间,即中大通六年(534)^①。沈玉成同意此说,认为“《玉台新咏》编定于中大通五、六年间”,“可成铁案”^②。傅刚通过对各卷作家卒年的排比,证明《玉台新咏》只能编成于中大通四年至大同元年之间,放宽了兴膳宏确定的时间上限与下限^③。

2. “大同说”。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詹锳《〈玉台新咏〉三论》中即将成书年代定为大同三至六年间。此后持“大同说”的还有:曹道衡认为当编成于大同元年(535)^④;周禾认为在大同五年前后,下限为大同七年十二月^⑤;穆克宏认为当编成于公元542年(大同八年)前后^⑥。

① 兴膳宏:《〈玉台新咏〉成书考》,《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沈玉成:《官体诗与〈玉台新咏〉》,《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

③ 傅刚:《〈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讨论》,《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④ 曹道衡:《关于〈玉台新咏〉的版本及编者问题》,见《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⑤ 周禾:《论〈玉台新咏〉编纂》,《江汉论坛》1992年第4期。

⑥ 穆克宏:《试论〈玉台新咏〉》,《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3、“成书于陈”的推测。刘跃进《〈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新证》从版本流传、编纂体例上否定“中大通六年说”，并从《玉台新咏》不收徐摘诗这一重大疑点出发，推测《玉台新咏》编成于陈代^①。章培恒《〈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②、谈蓓芳《〈玉台新咏〉版本考》^③，分别从编者的确认、版本的考订角度，认定此书只可能编纂于陈代。

《玉台新咏》的版本研究成果颇丰，从明清时期的冯班、纪昀，至近现代的邓邦述、罗振玉、傅增湘等，都颇重此道。在此基础上刘跃进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其《〈玉台新咏〉版本研究》一文，从《玉台新咏》唐写本残卷始，共论列了32种版本的版式、序跋及收藏情况，并且梳理出陈玉父刻本和郑玄抚刻本两大版本系统，进而加以比较，指出：从收录篇数上看，陈本更接近原貌；就编排次序而言，郑本更合情理；两本各有所长^④。在此基础上，傅刚《〈玉台新咏〉版本补录》^⑤补述12种版本，特别是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明嘉靖间徐学谟海曙楼刊本、清乾隆壬辰（三十七年）纪昀朱墨批校吴兆宜原注本、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长洲程氏原刊本等六种版本，以及日本东京大学汉籍研究中心所藏清锡山华绮天和校刻本，皆为内地学人难得一见的文献，因而所述意义重大。此外所言梁章钜《玉台新咏定本》为过录纪昀批本；明末由于赵均

① 刘跃进：《〈玉台新咏〉成书新证》，见《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4—87页。

② 章培恒：《〈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③ 谈蓓芳：《〈玉台新咏〉版本考》，《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

④ 刘跃进：《〈玉台新咏〉版本研究》，见《玉台新咏研究》，第3—61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⑤ 傅刚：《〈玉台新咏〉版本补录》，《文史》2004年第3辑。